

以色列学校德育的生成逻辑、现实样态与理性审视

——基于国家教育的考察

王晨霏*

【摘要】以色列国家教育的德育是对犹太教育的继承与发展,是犹太复国主义自发起至今对教育的高度凝练和系统总结,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现实指向。它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以色列人”和“怎么样培养合格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增强国内外犹太人团结、促进犹太民族复兴、助力国家发展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以犹太性和民主性为基调,形成了集民族、国家、社会、个人价值观于一体的德育内容体系,构建起了目标、内容、途径紧密连接的德育框架,并注重正式教育和课外实践的互助补充,以增强学生知行合一的核心素养。研究以色列国家教育的德育样态,有助于拓展中国德育教育的国际视野。

【关键词】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犹太文化

以色列国家教育的德育倡导培养能够建设“犹太的和民主的”国家的以色列人,凝心聚力促进犹太民族复兴和以色列的安全稳定,促使以色列成为在科技、教育、军事、农业等领域具有突出优势的“袖珍强国”。本文拟通过对以色列国家教育的德育进行深入剖析,厘清其发展脉络,挖掘其本质与核心内容,揭示其当代实践样态,从而进一步认识和分析以色列国家教育中德育的经验与教训,以期为我国德育提供借鉴性启示。

* 王晨霏,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讲师。

一、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的生成逻辑

犹太民族十分注重德性养成。在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复国主义者便已十分重视对定居点犹太人进行德育,初步形成了以色列德育的知识框架与运行体系。以色列建国后,学校德育得到了系统发展,在适应社会发展、移民融合、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国家教育的德育逐渐形成了兼具“犹太”和“民主”指向的行动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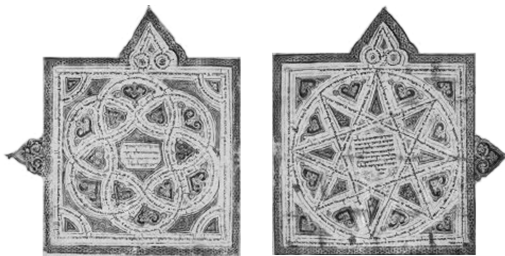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一)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的历史逻辑

以色列建国初期的德育旨在巩固新政权,以英雄主义鼓舞以色列人建设国家,以家国情怀感召犹太移民回归,突出了以色列国家的犹太特征。随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犹太移民的涌入,融合与共存成为统治阶级考虑的核心任务,德育发挥起整合移民的功能。受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德育影响,以色列德育变得更加现代化、多元化、个人主义化,道德危机也逐步显现。为了增强国家强有力的管控,全面实行“国家主义”,教育部在顶层设计上开始对国家教育提出更加具体、明确的要求。与此同时,更加丰富多样的德育实践在学校中普及开来,与课堂教育相辅相成,提升了德育的成效。由此,大致可以将以色列国家教育的德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到 1948 年以色列建国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德育具有模糊性、工具性、传统性的特点。建国前尚未产生“国家教育”这一概念,当时的大多数犹太学校都隶属于政党并分为普通教育(general trends)、劳工教育(labor trends)、宗教教育(Mizrachi trends)三类。其中,普通教育学校的学生人数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国时已达到学生总人数的 52%,普通教育是当今以色列国家教育的雏形。^① 这一阶段的德育尚未形成自上而下的整体性建构和科学规划,不同学校的德育依附不同教育发展,它们的德育目标有着相似的出发点,即培养积极重建家园的犹太人,他们应具有热爱故土、吃苦耐劳、团结同胞、忠于国家的价值观念。这一阶段的德育为以色列建国的合理化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做准备,但是,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掌控教育,各类学校各行其道,具体的教学内容也并不统一,多利用犹太文化的感召力来增强德育的实效性。

第二阶段为以色列建国至 2000 年的体系化构建阶段。以色列政府为了规定和调整业已存在的犹太教育,在 1949 年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四种教育,即普通教育、劳工教育、宗教教育和代表传统宗教犹太社会的

^① 参见 <https://edu.gov.il/heb/Pages/hp.aspx>。



政党教育。1953年以色列通过了《国家教育法》，决定成立教育与文化部(下文简称“教育部”)来负责全国的学校和课程，并完善了已经存在的教育结构。教育部将已经存在的四种教育整合为三类：一是由普通教育转变的“国家教育”(state education)，指由国家根据课程设置提供的教育，不与政党、种群或者任何非政府团体发生联系，接受教育部长或由教育部长为此目的任命的任何个人的监督。二是由宗教教育转变而来的“国家宗教教育”(state religious education)，指国家管控下的宗教教育，课程、教师、校监均依照宗教传统以及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精神开展。三是由政党教育转变而来的“宗教教育”(ultra-Orthodox education, Haredim)，他们开展独立的宗教教育，不接受现代化的国家课程。除此之外，还新增加了“非犹太教育”(non-Jewish education)，他们依照自己的特殊情况进行教育。与其他学校的德育相比，国家教育的德育目标随着统治阶级的成熟发展而逐步清晰，越来越多的课程开始发挥德育作用、以文化人，形成了政治化、体系化、科学化的德育范式。

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今的德育新阶段。为了解决2000年巴以冲突升级之后的国内不同族裔之间的矛盾，教育部要求“各校在2001年秋季新学年开始时调整教学大纲，所有科目要突出价值观教育如人文主义、犹太价值以及无论性别种族的平等价值教育，要把尊重他人和人文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价值相结合”^①。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国家教育的德育在目标、内容与途径三方面实现了转变：在目标层面上从单一性变为多元性又转变为明确性，在内容层面上从同一性过渡到多样性又转化为统一性，在实践层面上探索更具实效性和感召力的德育活动。

(二)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的理论逻辑

与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同，以色列德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受西方古代德育理论和西方中世纪的德育理论影响较小，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与世隔绝”，以犹太教自持，保持精神领域的纯洁性与独立性。在以色列建国后，教育领域逐渐美国化，引入对西方近代教育和德育理论的研究，以服务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犹太文化为以色列学校德育奠定了理论基础，主张“行其道”，通过行动来成为道德的人。犹太教“不专重于来世，而是注重今世。它的目的在于推进社会正

^① 陈腾华 Chen Tenghua,《为了一个民族的中兴:以色列教育概览》[A Brief Introduction to Israeli Education](上海[Shanghai]: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5),55—56。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义与和睦的社会,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人道行为,而不是使人在来世得到拯救”^①。犹太教的一些拉比认为,如果没有道德律法的存在,那么这个物质世界的创造就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在目标上,犹太文化向往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是目的性明确的开放性多层次系统,与现代以色列德育的目标相配适,即培养热爱犹太文化、热爱故土、传承犹太遗产、勤奋创新、公平正义的以色列人。在内容上,犹太文化弘扬的道德理念诸如追求平等与自由、重视生命的价值、善、公义等兼具现代性的价值观都是当代以色列学校德育大力提倡的道德观念。犹太文化正是由于较为恰当地对待了神圣与世俗、信仰与功利、传统与变革、凝聚与分化等思想范畴,从而得以在历经现代主义的一次次挑战后依然存活,在历史的沧桑沉浮中守住自己的一片空间,并为现代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与历史借鉴。^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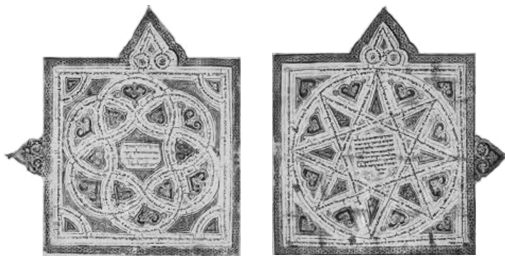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以艾泽(H. Ezer)为核心的一些以色列本土学者认为,乌兹尔的多元主义模型是一个理想的模型,并支持其应用于以色列的教育体系,因为这一模型提出了解决多元主义和特殊主义教育之间矛盾的教育实践。根据乌兹尔的理论,学习者学习多元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内容,形成每个个体独特的知识,同时所有学生都获得一些其他群体的文化传统和知识,而在以色列,这些知识通常与他们原有的民族和社会文化互相冲突。^③多数以色列学者认为这种教育方法将促进社会正义、平等、团结。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各地犹太人“回归故土”的逐渐完成,以色列移民人数不断下降,新生代多出生于以色列本土。在基本完成国民身份与民族意识整合的背景下,以色列开始呼吁给予个体性和现代性价值更多的关注,以色列德育也在不断丰富其教育目标与内涵。伴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反战运动、平权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价值澄清、认知发展、女性主义等道德教育理论的发展,以色列德育也发生了向“多元主义”的转向。

需要指出的是,以色列学校德育的理论体系尚不完备。以色列教育家尤瓦

① Robert Seltzer 罗伯特·塞尔茨,《犹太的思想》[Jewish People, Jewish Thought], 赵立行 Zhao Lixing、冯玮 Feng Wei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304。

② 参见张倩红 Zhang Qianhong、艾仁贵 Ai Ren'gui,《犹太文化》[Jewish Culture](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3—4。

③ 参见 H. Ezer, *Multiculturalism in Society and in School: Educational and Literacy Aspects* (Jerusale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4); R. Reingold, *Curricular Models of Multicultural Pluralistic Education: Four Event Investigations from the USA Academy* (Jerusalem: Dapim, 2005), 108-131; A. Yogev, “Approaches to Education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in *Zomet: Values and Education in Israeli Society*, eds. Y. Iram, S. Shkolnikov, Y. Cohen and A. Shechter (Jerusalem: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1), 355-379。



尔(Yuval Dror)指出,以色列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道德教育有诸多理论模型,其中一些是相互矛盾的。^①也有学者认为,以色列德育将“普遍道德教育”和依赖于特定社会的“价值教育”分开,但同时又联系起来。^②也有学者指出,在规划德育活动时,缺乏非正式教育的维度,仅有父母、外部环境、社会等因素,而其他影响德育实践的因素没有被纳入研究范围中。以色列政府大力推行的德育实践活动也遭到了质疑,有社会学家批判道德、宗教、民族或普遍的价值观念没有转到学校、地方、国家和国际社会日益扩大的范畴中去。^③

(三)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的实践逻辑

以色列社会高度异质,诸多现实诉求使得德育的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在国家发展的历程中,以色列学校德育发挥着维护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功能。以色列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国家。犹太复国主义自19世纪后期一经出现,就时刻准备重建犹太家园,这一初衷鼓舞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纷纷移民巴勒斯坦地区,为以色列建国做准备。但是,这一理念也招致多方争议,该地区的原住民和周边阿拉伯国家进行了抵抗运动。时至今日,这一意识形态冲突仍存在,使得以色列常年饱受战乱之苦,时刻面临着国土安全的威胁与挑战。基于这样的现实需求,德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色列学校德育还肩负着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缩小不同文化背景移民差异的重任,通过道德的感召力凝聚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保持民族的同一性。以色列移民成分复杂,包括在社会上占主流的德系犹太移民,历史文化传统上得不到认可的东方犹太移民,犹太教信仰最为淡泊的俄罗斯移民,还有与世界上其他犹太人隔绝多年的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等等。在流散世界各地的不同历史时期,犹太民族在与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毫无疑问吸纳了各地、各民族的一些文化因素,呈现出价值观的多样性。但与此同时,犹太文化也是封闭的。两千年的流散生活中,犹太民族极强的民族意识促使犹太文化、犹太精神的内核和诸多的文化元素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与文化,形成极为独特的价值观。为了确保以色列学校德育缩小移民差异这一功能,在学校德育内容的设计上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历史文化上的传统因素,但这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历史记忆之堆

^① 参见 Yuval Dror, “Community and Activity Dimensions: Essentials for the Moral and Values Educator,”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2 (1993): 125。

^② 参见 Fritz Oser, “Moral Education and Values Education: The Discourse Perspective,”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ed. Merlin Wittrock (New York: Macmillan, 1986), 917-941。

^③ 参见 M. Gal, “Informal Education in Israel,” in *Education in an Evolving Society*, eds. Walter Ackerman, Arye Carmon and David Zucker (Jerusalem and Tel-Aviv: Van-Leer Institute and Ha-Kibbutz Ha-Meuchad, 1985), 601-666。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积与犹太价值观之总和,而是要发挥犹太道德观念这个“最大公约数”,把现代国家建设与几千年的犹太文化结合在一起,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派别、不同历史回忆的几代犹太人加之国内少数民族装入一个共同的以色列文化熔炉中,以共同的民族信仰、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来约束犹太移民,以促进犹太移民个人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传承犹太文化,协调与他者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

二、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的现实样态

要科学把握、深刻理解、理性分析以色列国家教育的德育,应明晰这一论域的核心关键词,在此基础上剖析国家教育德育的本质内涵。国家教育德育的本质决定了其核心目标和内容体系,限定了其实践的主题和形式。

(一)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的本质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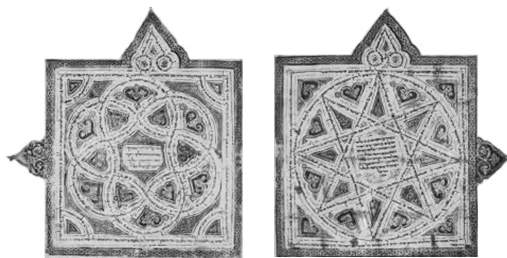
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的一个关键词是“国家教育”。前文已述,国家教育是1953年以来形成的以色列主流教育体系,本文主要聚焦这一范畴内开展的德育实践,国家宗教教育、非犹太教育和极端正统派教育本文暂不涉及。

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德育”。在以色列德育研究的话语体系中,我国学者使用“以色列爱国主义教育”“以色列价值观教育”“大屠杀教育”“以色列国防教育”等概念;以色列学者常用“公民教育”“犹太教育”“民族教育”“大屠杀教育”“道德教育”“以色列研究”“《圣经》学习”“非正式教育”等概念。可见,“德育”并不是一个常用的概念,但是上述提法与德育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它们实质上都包含了灌输以色列主流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的意涵,意指培养合格以色列公民的教育实践活动。

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在使用“德育”这一概念时,认为德育是为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素质而进行的教育,因此是广义上的德育,即大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品德教育以及心理教育等。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本文核心论域“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指的是在以色列国家教育的学校中广泛开展的,灌输以色列主流价值观念、政治理念、道德规范,形成符合以色列统治阶级要求的思想品德的教育活动,以此来维护国家意志,凝聚价值共识。

(二)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的内容体系

从目标来看,以色列国家教育的德育要培养对国家忠诚、热爱犹太民族及文化、传承犹太文化遗产、崇尚自由与和平、尊重他人、团结互助、具有勤奋创新精神的以色列人。简言之,即培养合格的以色列人以促进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这一总体目标从民族层面、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及个人层面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及



道德素养提出了要求。正如前面分析到的,国家教育德育具有突出的阶级性、世俗性、民族性,其本质是培育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以色列公民,助力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国家教育的德育内容以此为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

以色列《国家教育法》规定了以色列教育的宗旨,并对德育目标和内容作出了明确的要求。该法提出的 11 条教育目标中有 10 条明确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了规定,可概括归纳为个人、社会、国家、民族四个维度的要求,具体内容见表 1。

表 1 以色列《国家教育法》中规定的教育目标和道德指向

个人道德	社会道德	国家道德	民族道德
热爱人类、尊敬父母(第 1 条)	创造不同的、支持发展的氛围(第 8 条)	热爱祖国、忠诚(第 1 条)	热爱民族、尊重文化遗产(第 1 条)
为有意义的生活而竞争(第 5 条)	平等(第 8 条)	继承以色列民主价值观、守法、和平(第 2 条)	继承犹太精神、尊重文化(第 2 条)
鼓励身体实践和休闲(第 6 条)	互相帮助、贡献社区(第 9 条)	尊重国家景物及地理风物、责任感(第 10 条)	传承以色列遗产、犹太传统、大屠杀记忆(第 4 条)
好奇、独立、首创精神、对革新敏感(第 7 条)	公正(第 9 条)	了解阿拉伯及其他少数民族独特传统(第 11 条)	尊重民族环境(第 10 条)

(资料来源:王晨霏 Wang Chenfei、高地 Gao Di,〈以色列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多轨模式与整体性建构〉[The Multi-Track Model and Integral Constru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Israeli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于《比较教育学报》[Journa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2021 年第 2 期[2021, Issue 2], 91—105。)

可见,四个维度的德育内容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第一,在民族层面要热爱犹太民族,团结犹太同胞,这是最重要的内容。第二,在国家层面首要的是忠诚于国家,并传承《独立宣言》提倡的自由、和平等精神,为国家的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第三,在社会层面要使学生具备无差别的平等观念,尊重他者,理解不同族裔之间的文化差异,团结互助,消除隔阂,从而形成团结友爱、和谐共存的良好社会氛围。第四,在个人层面要提高个人素质,使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如勤奋劳动、公义的品格、创新精神等。四个方面的德育内容互相联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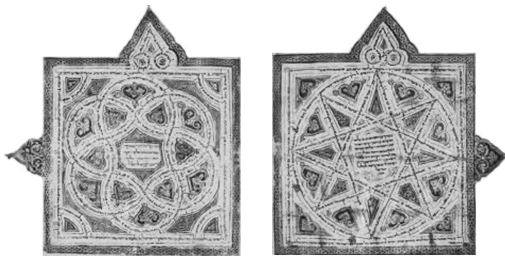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系,共同指向了以色列合格公民的“犹太性”和“民主性”,高度契合了以色列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于国家的发展与稳定。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教育德育并不是简单的“犹太性”与“民主性”的结合,在对其价值理念深度挖掘时亦不能机械地将民族性与民主性一分为二,而是要体味犹太思想与现代理念间的联系。犹太文化中蕴含的现代哲思是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根脉,国家日益政治化与世俗化反过来加速了犹太文化的创新与转化,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扬弃态度促使犹太文化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三)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的实践进路

以色列国家教育的德育深受国家的重视,主要培育路径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了知行合一的范式,以课堂培育和课外实践为主,辅之以学校、家庭、社会的一体化育人实践,充分利用关键时间节点来进行卓有成效的德育活动。

第一,在正式教育中充分利用课程培育。其主渠道是学校开展的必修课程,核心目的在于综合运用不同的课程,建构起犹太民族与以色列国之间的吻合性,以培养学生爱国情感。就政治课而言,以色列的建国文件《独立宣言》是课程的基础内容,使学生在掌握以色列的国体、政体、公民权利与义务等知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国家认同;同时,教师对知识背后所蕴藏的道德价值进行深度挖掘与讲授,使学生在政治课学习的过程中形成道德判断的基本认知,引导学生形成符合以色列国家发展所需的道德价值观,成长为合格公民。就历史课而言,课程以以色列建国的艰辛历程、以色列建设史、以色列与世界为主要内容,同时将大屠杀记忆融入民族与国家的成长历史之中,既激励学生传承英雄主义精神与开拓精神,又以此使不同背景的学生产生共情,使“以色列人”这样一种身份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蕴——既是与上帝立约的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又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以色列的公民“以色列人”——实现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的深度结合,促进形成犹太人之所以为以色列人的身份认同。就地理课而言,课程内容主要涉及以色列的国家版图、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地理位置与政治地位、国内各区情况及各区之间的比较、以色列与世界之间的联系等,使学生形成跨越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界限的国家体认,更加具象地感知和把握国家情况与命运。由实践观之,系统性、规范性的公民道德教育体系,对于培养以色列学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国家道德和公民日常生活中的公民道德都有效发挥了其内容规范、结构系统、影响深广、效果扎实的重要作用。

第二,在非正式教育中依托各类项目开展体验式德育。以色列开展道德教育主要有四种方法,分别是道德判断法、价值法、后现代主义和批判式教育,在实际开展德育时,往往综合使用上述方法。根据上述道德教育的各种方法,学界提出了德育实践的基本概念,诸如自主(包括道德判断和道德动机)、共情和关怀、



选择、自我实现、发展真实身份、社会批判和对话。教育部对上述指标进行了评估,明确指出以色列青少年的道德松懈,并启动德育项目,通过将 these 项目纳入核心课程来解决学生出现的道德问题,并且德育实践项目要明确加强学习者的犹太身份认同感以及他们对犹太遗产、文化和以色列土地的归属感。课外活动与社会实践均为道德教育的有机构成,课外活动与社会实践有效弥补了正式课程在实践锻炼与认识提升上的不足,是贯穿以色列学校德育的重要途径。学校积极与社会群体寻求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医院护工志愿者体验、急救知识学习、社区垃圾清理、文化遗址讲解员体验等多种志愿服务选择,使学生在社会实践的锻炼中形成公民身份认同,并不断培养其团结邻里、互帮互助、各民族和平共处的道德情操。

第三,国家教育力图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培育的德育体系。家庭教育是以色列学校德育的摇篮。不论是在历史上迁徙和流散的时期,还是当代以色列,家庭都是生活中最小、相对最为稳定的单位,承担起传承犹太民族精神的重任。犹太人十分注重家庭教育,重言传、重身教,以传统文化熏陶和培养孩子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行为举止、生活方式、宗教礼仪。现行教育大纲还强调了个人、集体和学校层面的社会参与教育,积极在学校和社区之间搭建桥梁,与家长、民间社会和社区建立伙伴关系,以增加学生参与社会和融入社会的机会。^①以现状观之,以色列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一体化之构建任务尚未完成。家庭教育与学校德育之间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建立起了较好的育人合力,社会教育与学校德育以公民参与为抓手,也建立起了较好的育人协调力。但是,学校、家庭、社会三者之间的共同培育机制尚未形成。

三、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的理性审视

以色列国家教育的德育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建国后的 70 余年统一了国家意志,成功地凝聚了世界各地犹太人,国内居民安家乐业,经济、科技、教育长足发展。但是,国民信仰差异与立场分歧等因素侵蚀着统一身份认同的构建,以色列当代德育建构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一)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的时代困境

综观以色列学校德育的发展历程,其在建国初期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① 参见 <http://matana.education.gov.il/מעורבות-חברתית/07-ספרי-בית-יעד-בית-ספרי-07>。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用；在以色列发展建设阶段，更是培育了不同群体对于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意识，将以色列建设成为中东乃至世界的教育和科技强国。但是，以色列带有世俗与宗教联袂的先天不足，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改变而改变，狭隘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原教旨主义群体仍然存在并有扩大势力之趋势。通过理性审视可以发现以色列国家教育轨道的德育存有以时代困境，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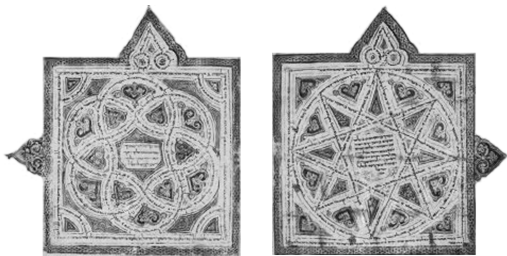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首先，现代化生活削弱犹太传统文化和犹太民族集体记忆的生命力。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不断发展，以色列“美国化”日益严重，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国民价值观呈现出世俗化、现代化、多元化的特征。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愈发向往现代性的生活，不恪守犹太教律法，犹太文化在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上的影响式微，逐渐流于形式。大部分以色列世俗犹太人逐步倾向于现代化的生活，不再尽心、尽力、尽性追溯和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如特拉维夫大区近年来在安息日逐步恢复了公共交通，这引发了民众极大的争议。大屠杀创伤也逐步被新一代所摒弃，他们不愿回忆悲痛的历史，不欢迎过度的大屠杀教育，认为在教育中不需要脆弱、病态的过去，应当抛弃不齿的历史，以国家成就取而代之，激励下一代为国奉献。

其次，疫情后德育尚未进行适应性转变。虽然世界各国对待疫情态度不一，防控手段各异，但不可否认的是，疫情对各国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以色列政府较早采取了开放政策，国家教育的学校大部分时间都正常运转，也有学校分时段、错峰采取了线上授课的方式。在相对宽松的防疫环境中，世俗犹太人与宗教犹太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未能创造共同抗疫、共克时艰的集体记忆，隐性德育缺乏发力点，师、生、家、校各自为营，错失了整合德育资源及重构德育合力的有利时机。

最后，政党政治间角力不利于德育宏观环境的稳定。国家教育德育与以色列政治环境有着内在的联系与互动。自2019年5月议会宣布解散至今，疫情加剧了政治混乱，政党组阁困难重重。以色列各政党就像缠绕在一起的绳结，牵一发而动全身，至今尚未形成良性、稳定的政治文化。多党组阁给了人民更多表达诉求的机会，但也存在政治不稳定、政策不连贯的风险，不利于构建统一的公民认同。

（二）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的发展趋势

国家教育的德育兼具“犹太性”与“民主性”的双重特性，对于二者是否矛盾、能否调和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在建国初，以色列《独立宣言》昭示了以色列是一个“犹太的和民主的国家”，这一建国理念为历届政府所推崇和巩固，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以色列民族性与民主性势必会进一步结合，而非分离。在这



一理念下自觉形成的德育,以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耦合来减少二者之间的张力。在德育目标层面的设定上,国家教育的德育将更加适应于国家发展与个人成长之需要。在德育内容上,一方面,国家教育将继续推广以民族历史为原型的“政治神话”,以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来维护和巩固自身阶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为了与世界各国接轨,突破国际政治盟友稀缺的藩篱,国家教育的德育将会加强全球化、文明交流互鉴等主题,以培养世界公民,特别是团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加强与以色列犹太人与海外犹太人的联系,以增强国际政治博弈的力量。

与此同时,国家教育亦会加强同其他教育的角力,突出自己的优势地位,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教育资源。在整合资源、形成优势上,国家教育的德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一是令更多的课程发挥起德育的作用,综合利用希伯来语课、文学课、地理课、历史课、公民课等课程,形成系统的德育课程网络,全方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二是使用统一教材来限制教材多样性,教育部将着重推进教材编写和教材使用的立场与导向的统一,减少新历史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三是在教学实践上,利用好文化历史遗址和国家公祭场所,加强历史文化传统教育和国民身份认同塑造,以培养国家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以色列国家教育德育的启示借鉴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文明深度交流,彼此相互依存。处于新时代,要求我们放眼世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道德教育、公民教育、价值观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有益经验与启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同时,吸取他国教训,从而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目的。

诸多学者已达成共识,在世界具有较大影响的文化传统中,能够一以贯之、没有断裂的仅有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塔木德》学者施坦泽兹(Adin Steinsaltz)对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犹太智慧文献与以儒家五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相似之处,“尽管他们都致力于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但他们都没有以抽象方式涉及,也没有以系统哲学写作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观点,当在希腊写作关于哲学与道德问题的丰富而又系统的著作之时,在中国和以色列则是以贤哲向门徒或大众传播的简短格言的形式表达着这些见解。以这种方式表现的智慧之文因而只是一个开端,一个观念的概括,它是一种引发深思的方法”^①。由此可见,中以德育及其比较研究不仅

^① Adin Steinsaltz 阿丁·施坦泽兹诠释,《阿伯特——犹太智慧书》[Aboth: The Wisdom of Our Fathers],张平 Zhang Ping 译(北京[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6), 9—1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具有可行性,还十分必要。

以色列充分借助犹太文化的感召力,对其进行挖掘、利用、重构,使之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促进了犹太民族复兴,加速了国家建设发展,使以色列在经济、科技、军事、教育、农业等方面实力不断增强,在中东地区具有明显的影响力,被称为“袖珍强国”。但是,这一成功经验我国不能全部借鉴,直接复制照搬。一方面,中以两国制度不同。以色列具有鲜明的宗教因素与犹太文化相融特性,民族传统与文化习俗不分畛域,犹太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德育的作用,这种经验不适合我国国情。另一方面,这种对犹太文化及史实的转化建立在改造、删减、误读的基础之上,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原始文物遗产的重现等因素,其弊端初步呈现,逐渐遭到公众质疑,发酵形成新历史主义思潮。“政治神话”和过度操控集体记忆,使民众对于政府更加不信任,认为国家干预了个人知晓真相的权利,阻碍了政权权威的巩固,削弱了公民对统治阶级的政治认同。这提示我们要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契合学校德育的内容,并丰富德育实践,构建理论完备、内容科学、实践多样、实效持久的德育模式。